

滇語備忘錄

地主印

93546

滇語備忘錄

東垣王定柱椒園紀



滇居中國南界之脊出楚入黔入滇日以趨高不知其高如千里則以北斗出地如千度測之滇極南為車里宣慰司出車里達緬甸又日以趨下千里平行其又南則瀕南海矣滇四時多暄和雨則驟寒霽則驟暖故律令城旦戍者得以寒暑停遣惟滇不停遣顧熱若元江隆冬不過袂衣至輕棉而止寒若麗江六月峯雪不消居民有貨萬年雪水紫金丹者僅一家山雪不融液祇一竇歲時涓滴知其實者獨此家翁以和劑良驗

他如近蜀之永北昭通皆寒近則會垣歲歲雪盈尺人皆狐貉擁爐自溫漸如北地亦四時不忒之驗矣

滇以水西注得名滇人士好譽其水凡小河皆名江小湖皆名海也海以昆池葉榆為大觀舟航之利其體而微不能致遠故滇常苦瘠鄂西林相國帥滇時役萬夫西通金沙江東通八達河功皆不就所費百餘萬方伯張公允隨曰公為百姓計非以自膏潤即令糜帑盡某自任之不以累公也其後方伯遂繼西林相國開府十餘年賢聲亦畧相埒云

滇山土疏遇霪潦則石如馬如象如圓如屋隨溜注江河貽激

誠入水去石峙不去去之不可盡萬牛四首邱山重矣故瀘川常無功意者人不能與水爭地利或募黔黃平施秉解艤舟師使之渦流察險解艤得石間隙盈尺便可作蛇蟠行水不過需二三寸江石雖嵌仄必有經流任載解艤計當可得達蜀其或趨山懸洞奔落十仞不能循流者於其上開闢陸運一二驛越險達平以會於經流於陸驛上下各置解艤計二十解艤足當一解艤或亦致遠之一道也

滇地險夷獵控綏不易故開滇來處處皆置郡守用樹威惠嗣多裁併乾隆庚寅辛卯間首輔傅忠勇公經畧緬事奏以俸餉

多糜耗益裁減諸額缺凡改直隸刺史四曰元江鎮沅武定廣西凡改直隸司馬三曰景東蒙化永北凡裁改別隸他郡者曰姚安計先後凡裁併八郡故往時刺史司馬著聲績者皆計日致方面今稍稍嘆積薪而軍伍亦多裁節云

滇路無定里予初宰師宗秋徵時往駐外倉曰阿保寨自縣赴倉則稱百里由倉旋縣則云九十里以陟坡多則里增降坡多則里減陟坡則馬駛於人降坡則人駛於馬

余至麗江領邑一年劍川鶴慶皆親至惟未至中甸維西維西極寒冬雪滿山谷深或至數丈暗之則僵不復可辨途故嚴冬

文報皆不得達謂之大雪封山中甸路尤多險最險處山腰線  
路臨江山頂時時墜石轉丸百丈勢陡絕小石纔如胡桃棗栗  
人馬中之皆顛踣墮江如被彈射其地馬過此皆昂首聳耳蹄  
聽山無轉石音亟趋而前次復昂聽亦如之否則雖鞭箠不前  
矣物類有知如此

會城東十里許有玄帝廟據山勝處左三元宮祠天地水官古  
環翠宮祀純陽孚佑帝君中為金殿門牖櫈桷皆同範銅為之  
明陳軍門用賓所構也軍門初入童子整有道人遇之途握手  
語曰汝滇之趙道人也初業屠牛覩犧為其母啣刀藏之慨然

出家結茅昆池太華之麓牛亦相依入山助樵汲道已證矣一  
日望沐黔公習水師旌旂赫奕喟嘆心艷其榮故墮今塵劫中  
當果汝願然獲譴亦重非於鸚鵡山建非常功德不可贖也軍  
門心識為孚佑帝既開滇幕遂締此勝因費物力不貲卒以聽  
讒置猛廷瑞父子於死逮問下獄遂瘦死於滇僅保首領而已  
滇多龍多雷相傳有僧號盤龍大師常挈一瓶自云中貯龍四  
千八百每行覩水乏輒置一龍山罅初涓滴俄成潭矣故滇龍  
潭最多記五代趙王鎔節度承德時有僧類此師宗明經趙某  
所居去城十餘里有龍挾雷出其壁下破屋去又二年雷斃子

母二牛于山巖曝烈日中不腐蠅蚋不集予於其旁得霹靂礮其質石也彩焰爛如重比兼金

滇樹多奇予初至滇銳意彷桂海虞衡作滇草木志一日路左見樹不識名呼隸問名答曰箐樹少選別見一種復問又云箐樹詰何故同名答云凡不識名者皆箐樹不禁大喙遂罷斯興滇花種最繁色采鮮媚但香味較他省淡薄以冬無嚴寒蓄醞不厚耳名最著者為唐梅在黑龍潭距會城東三十里出城迤北行望之蒨鬱脩亭館諸勝其祠乃道宮甲子遊時彌羅殿祀有偃梅一本亦數百年是唐梅耳孫矣唐梅兩叢在

三清陛左右膚盡骨坼寸寸盡如沉水香稜厲擘剥而含紫潤左叢五六幹離立倚披萬珠璀璨骨不膚而萼其跗如海棠貼梗豔炫目右叢纔兩幹弟立兄卧枝委地五尺強圍二三把與本株肌骨已蛻僅脈綫相屬縱兩寸橫寸有奇其厚如累半兩錢四五而已而蛻枝葩尤繁茂對之覺靈氣呼吸固應天壤無兩也乙亥復一詣訪訝神理稍悴漸殊曩觀恐鶴林杜鵑不免移根閨苑已郊復遊蛻枝已从斷折頽減半勝

黑龍潭非特梅奇杉柏種種皆奇潭潛有墓傳是往代闔門殉節瘞玉所云已為神理固應爾潭有亭堂堂策策魚皆揚鬚灑

濬澄可見底有大府往游潭倏忽沸渟如涅一鱗不可覩深詫

惡之俄而獲咎

唐梅以外所覩惟騰越魯梅絕勝魯者主人之姓其肌理坼駁  
大類唐梅不致降為邾莒惜不知何年刻劃其蟠根略肖後澤  
口眼狀琿朴雅絕似規圓方竹也騰越有語云魯梅金松胡  
杜鵑梅松皆奇古杜鵑未古以茂麗著名拱把百本爛然五色  
雲錦故是偉觀

廣南是滇東南郡外控越南東達西粵北接黔嘉慶二年黔南  
籠仲苗叛闖廣南走木刻來招廣南土司與連勢土司僂人也

昆季三曰儂世能世昌世熙其大父曰牛凡土司所統四十八  
牛已五六牛狂觚嚮風受約矣土司母召諸子曰汝倘反側負  
朝廷恩者先殺我聽汝從逆諸子涕泣誓無貳顧懼力不敵禱  
於所祀白馬將軍云是宋時楊文廣得範大吉復禱家祠即儂  
智高範亦云助順大吉世能迺以衆從郡守翁鳴西先生元圻  
捍境大破走苗衆

師宗轄縣亟治曰邱北接壤廣南當苗衝苗蠢時有沙夷王運  
泰者故諸生糾沙衆三千人自為營名護境意實叵測建鉅幟  
題三字曰大丈夫不稟受文武吏約束幸苗燐廣南遂遜歸黔

運泰結其衆為死黨長吏莫之間也有投牒廣西刺史稱運泰所居村有硔可來檄丞楚南劉君往勘劉君以兵百人往達村五里半夫持械鼓而出劉君遽返具狀白刺史刺史再檄予勘遂抵邱城劉君曰公往需多兵自隨予曰邱兵幾何曰三百許予曰三百豈三千敵但示弱耳召鈴下伍伯六七輩呵殿行至十里外運泰手版跪迓道左予省其版名呼曰大丈夫來乎曩亟至尚千人持械迓令令來顧不迓邪將部署未備邪運泰扣額謝不敢予曰令奉檄來勘硔阻亦勘不阻亦勘汝將何作又扣額謝不敢遂導至陳牒所實其墓前舍後舍下田塍湍焉予

曰田園廬墓具於令甲不得求硔當為汝白上顧汝鉅猾健訟勿謂新長官不識汝若再訟吾良懦民者吾不爾貸又扣額称不敢乃歸自是終予任三年運泰未嘗投一訟牒恨曩事久寢不復能追按之

滇瘴癘最盛檳榔能祛瘴然當花開行人聞花香輒病即呼檳榔瘴他若桂若桃李之屬皆能為瘴糸麻亦能為瘴以爛穀楂瘴最重刈稻後稻孫在水根欲朽未朽穢氣逆鼻中瘴即灼熱憤亂二三日得寒熱作瘧可不死不作瘧者多不可救外間傳霜降瘴衰殊未然大雪後雨水前乃稍可耳過瘴地不宜以藥

取噦寢開瘴入倍捷惟燃火薬與軍伍硝繩或爇汗與襦袴行  
纏能避之

武侯五月渡瀘云即今潞江其東岸名乾溝俗云即燒藤甲處  
兩崖十餘里皆炎熱中途一村清涼可憩居人相傳孔明於此  
駐師以道法除瘴患故名其地曰孔法遂以孔為伏龍族氏矣  
予以壬戌權守永昌籌勦野夷五六七八月往返十二渡瀘幸  
無恙

滇有保蟲類蠍如小指大前豐後弱頭類虎形金目正圓睛灼  
如漆望之可畏鼻前出不甚長能鼓能翕似初翼麻蠅亦小類

象狀里俗呼之豆狗云能蛻為蝴蝶相傳潞江岸舊時瘴氣出  
地如曳兩足練其出無時遇驟雨乍晴出則中人尤厲文武長  
吏過數武必鳴礮或燃火薬祛之一夕有卒馳馬逼急檄覲崖  
仄塗左有光熒熒以手中馬檣擊光處應手喪蠍怖疾馳去翼  
日行人駭見道上甕豆狗鉅如牛傷鼻死自此瘴出但曳足練  
不復成兩矣

滇有兩患患瘴患蠱蠱不甚有金蠶種大抵多蛇其蠱常夜出  
飛行煜煜有光如流星但流星曳光端直如繩蠱曳光颺颺蜿  
蜿星高蠱下以是別之小兒露寢中其光則病往往致死法於

護日食時削桑為枹護月時削棘為枹遂弦為桑弧棘矢望見  
蠱光遙射之即死又以足脫左履擲向空中履墮地俯者蠱亦  
死仰則無驗又有打蠱草莖畧類著四面着葉葉相當層疊  
方整葉小類柳而狹長深碧裏白滑韌可翫余在麗江藥圃中  
時數本吏云折此草遙擊蠱光能殺蠱或云療病蠱亦堪入湯  
劑未敢試也

楚雄有蠱獄畜蛇取涎和金剛木漿及驛毛每少許入蔬肉中  
受其毒者未即發如於羊肉中中之他日復食羊乃發發則先  
效漸至胸皴如蛇鱗乃致不救故不易識決以發緩故楚雄令  
過殺之尉喻為余言

尹得其情具以聞以造畜蠱毒論如律併徙其妻子初治獄時  
徃索蛇蛇杳無迹但穴及所日啖鷄子殼存及囚已論決吏奉  
檄當結証其牘牘縢束甚固重不可舉發縢則蛇從牘中墮始  
過殺之尉喻為余言

僰夷行蠱尤詭異百物皆可究如芥子入飲食中復遙咒之芥  
子復還本質能使人破腹死嘗見寧洱兩隸徃追逋賦頗擾夷  
比歸皆病亟一人晝夜啾唧語不輟皆僰語不可解三日不食  
死一人胸生物如瘤狀初圓圍僅寸漸鉅至四五寸以來瘤  
中裂洞胸死瘤出釐盈三枚可詫也益連宣撫司中蠱求善禁

術者咒禁之於肋間拔出鐵剪一枝遂無恙亦無創痕有觀察從者強索土司世傳銀刀去俄而病瘳林禱間蟻數升嘬其膚掃去復滿不測遠從何來復喃喃囁語為榜記款伏狀三日乃死蓋蠱有鬼司之豪奪之則鬼亦憤也又聞其能飛蠱者咒牛皮之類如芥子復盜覆咒之啟盜不覩芥子但有小蠅蚋飛去徃觸所咒人則蠱已入腹最不易禳避然福德之人亦不能近也開化夷畜鷄鬻其卵市鷄卵者周諦上下鑿潔始以供饌若涅如鍼芒許亟掊去誤食或致不測

師宗阿保寨倉面山締建山有杉樹高可二十尋亭亭竦拔余

至倉倉吏白當詣樹祭牲以羊或鷄問樹有神乎曰有每年點之黃草墳苗民去倉四百里春耕前必來割牲虔禱或稍愆期則樹影徃現彼徧覆墳田雨不潤日不暄歲以無秋苗民敬樹如靈祇故長吏亦歲祀之余曰是將為妖孽不可祀也遂免牲其明年春樹為大風所拔

開府琅恪勤公环討維西妖渠恒乍綑以痒致疾凱旋薨於節署中丞永錫齋先生保方治黔獄聞之亟馳歸攝篆庵公身後事公姬陳秉經稽顙白中丞請殉中丞勸姑待奉公匱還京師姬涕泣請以屍侍歸中丞悽然許之姬乃命從者治槨自視髹

治姬能書親記箋笥俸入衣物之數為正副籍一附柩寄夫人  
京師一歸中丞備稽覈旬日事畢竣乃諷辰以午時殉從者諸  
婢媼涕泣進盛筵姬設繯於室出引二三危視畧問午乎對曰  
午姬遽起入室而牖下有大聲嘯者三家人毛髮磔豎姬笑曰  
公之聲也待此久矣既登几呼媼囑曰聞縊者魄入地成炭或  
骨久則為怪變我死亟掘取焚棄之勿禍後來人語畢以手就  
繩中理耳璫髮鬚蹏几仆奄然已絕有笑容中丞來視三肅之  
附疏以聞

詔  
祔葬於公之墓

琅公歿月餘有千總某居節署前寒疾卧牀久忽從榻上躍起  
立地如共人語狀云歸白大人某東裝即來不敢稽啓刺語罷  
復卧家人問何云答云開府將之維西涖任呼我前驅治庖傳  
明日行矣翼晨干總死公望崇當不僅為城隍社令且干總前  
驅治庖體亦不庫意者山川之靈祇耶

中丞錫齋先生工書如董香光自書兩聯刻之齋中一云勢到  
萬難須放胆事當兩可要平心二云行言不易空言易評事無  
難了事難滇中撫濱珍弃之浙東郭樹屏別駕文鋐來購滇銅  
邀同人小集其寓齋譚榷及兩聯余云兩聯皆不朽名語第堯

獻稍疑乙聯義似小複擬請增一字減一字移易一字云了事無難曉事難蓋中丞所謂了事乃曉事人真了事者若都不曉事當如何乃了但苟且補苴希了事目前釀癰至潰其事何由得了哉樹屏與諸君子多首肯斯言同年生下起田雲龍方收武定艴然曰君太狂率乃於酒間點竈中丞製作豈白主之訓乎自是起田待余稍疏余亦殊悔之然中丞朗襟開麝最能容護迂頹書生設親聞斯論定復不以為迂惟舞智罔上者乃多得譴耳

中丞節署後圃臨衢有丁香一株倚東垣下扶疏出牆約百餘

年物云能崇人致疾省人炷香爇楮頂禮牆下者不絕錫齋先生初至聞狀亟斲根移植西垣下榜示東壁畧云吾自入仕未嘗容廝僕胥隸城社熒惑民豈容宇下有草妖木魅煽我淳氓爾氓當知自悔勿再聽妖妄巫覡揚波續焰取辜咎不可悔若謂木能為禍者吾自當之不以及氓也禍者遂絕中丞在滇五年遷兩粵開府去未至粵以疾薨於舟中妖固不能為患也恒乍網者維西猓猓種又作勞勞其人愚無所知顧妄言禍福輒驗有點者因指為佛藉之煽誘檀施久浸熾焰維西副都督使把總某往諭解其黨把總不能事復有所誅求衆譁而起戍

把總及兵數十乃大興師問罪標種善弩其矢中人血濡縷立死幸十矢中七白箭僅三傳薦云若盡傳薦則為雷所誅殛也恒乍綑屢敗衆潰匿深箐採干穗米以食署麗江令某鳴其降夷以重賞約縛致之有日矣令謂賊在掌握故遲遲挾開府求為郡守仍索犒三萬金開府意未決參戎某公知其狀倍出金鳴降夷遂縛送參戎營送轍鞠實命磔之恒乍綑曰我不可殺殺我天且雷震及割刃果晴空霹靂者三後亦無他異

恒乍綑未就縛先擒其孥其妹年十一名女沙尼能見鬼至校場刑人所歷指所誅首名曰某在斯某在斯果皆其所刑地百

不謬開府召入訊之曰安所得鬼對曰公座後有二鬼佩刀侍問鬼何狀對曰皆征服一冠綴藍頂年可四五十一冠綴頂白而光可三十許其鬼無鼻可怪也時戰死者二人一都司六公一守備安公年貌皆符女言安公先以創故損其鼻每戰常以假鼻綴面人不之覺也幕下或擬私留女為婢開府惡之屏去女食飲遂餽死

恪勤公凱旋得憲司馬燮所繪前後戰績三十二幘察吏傳觀多有跋頌余亦曾遍系之詩備各體稿久失去憶一幘為擒賊者布事腊者布者恒乍綑之親兄偉悍驍鷙干夫圍之不能擒

偵得旁寨一嫖婦小有色腊者布驅其夫而據之婦弗善也名  
其夫至營中重犒之使私告婦至則醉之酒馳以告果旬日一  
至遂縛致軍門誅之恒乍綑勢遂燐記余詩云玉枕葡萄翠袖  
扶琵琶一曲夜啼鳥休誇卧榻能酣睡記否羅敷自有夫纖纖  
女手挽征衣鐵弩千羣夜合圍愁絕同林各自夢鷺鷺有翼不  
雙飛踏雪銜枚喚投生黎渴一醉動歡聲兵家妙算兼奇正青

史還傳絕代名

麗江雪山距城三十里雪終古不消縣署有小沼沼之南書室  
三楹辰巳之交凭檻隱几仰眺日照雪峯煜如銀鏡近在眉睫

為宇內奇觀惟久注視則眩奪目精不無所損耳前守某公時  
得方伯手書屬購雪蛆一裹徧訪無有云產烏斯藏天雪山此  
雪山特其支孫不產也守具以達方伯方伯大不懌覆書曰斯  
物前籍謂出麗江安得云無夙知君廉吏俸入薄不足供無名  
費今散附上購價但頃一代覓耳守窘不知所出其庖人曰易  
辦也取猪板脂刮脂淨但取兩膜擣脂及髓雜以方術蠶蛾蛤  
蚌鵝雀卵犬驢及鹿下體皆細如塵糅和脂與髓使味棼錯不  
可辦以膜裹蒸如胡瓜狀乾之以獻方伯信之札謝殷勤知者  
無不大喙

憚司馬變南田先生壽平之從孫也篋中有南田手繪二巨軸司

馬語余南田先生畫眠書屋夢

文昌帝君與

漢壽關聖帝偕臨齋中語南田曰世人褊繪祀我無識吾貌者以子為一代名手故同來子室子諦審之驚寤亟肖夢中像白描兩幅與世本絕異

關聖帝肅穆巖巖無戰伐氣文昌帝面團團如月三髯不甚修每叢不過二三十莖目微似有短視意秀眉輕朗藹如春風兩像皆冕袞秉圭側坐若侍至尊也者司馬啟幘偕予頂禮囑予

為跋其緣起予諾未踐司馬以例議失官旋為古人眷屬亦殊寥落未審二幅今無恙否每一懷想歎負此属

師宗邱北皆有額採燭硝例價固不足給煎費後價亦浸為危漏不可復問矣歲歲設硝廠廠主以長吏之廝僕一黠吏匠一豪黠隸及亭長常四五人採硝以丁夫煉硝以硝灰司廠者故置廠于稀裘蕨地故派硝灰于近村派丁夫于遠村丁夫裹糧來就役吏日非汝班期姑憩此待班期乃役則羈之數旬不得役民困于丁矣近村無灰民購諸遠村百里負戴以來民黠者潛置錢两千灰中吏賂脣探得錢則領之曰灰中額一石矣

民恂者不之知吏裸臂探灰不得錢則訶曰灰麤不中程度須更求佳者民忍淚肩灰去又困于灰矣民積不堪命則蹶而訟以健訟名者三十餘輩迭為巨擘長吏惡其蹶也閭歲額勿問已三年而西徼南牒兩告警需軍火亟方伯以令鍛督逋額限三月不得逾予示揭衢中趣民亟就役此三十餘輩者聚東門水月菴謀赴憩予遣隸往召之皆星散去僅得其渠二人予謂曰邑有硝民困朘剥聞汝曹欲請大府豁邑額甚善果得請非但民德汝即長吏免追呼訶責苦亦德汝深矣顧朝廷採購穀以鋪民採購軍火以捍民民安所諉責繼價稍糲朝廷體固應

爾庸詎得額以免且令兩大府分辦賊軍火應亟儲備誰邑當代爾邑任者汝曹姑往請若請不得允者邑中三年逋額但徵諸汝兩人耳兩人錯愕色變頓首謝無有且願責狀倡採硝償歲逋若三十餘輩有異議者惟二人問予迺為均計其額各責鄉之三老主之勿置厥勿任廝僕胥隸匠等勿旬月征比與約日採製惟汝民計便宜長吏不中制但吏當以季冬納硝省城汝民必于仲冬如額償我硝有稽省運者罪不宥民皆歡然受價去是歲額畢登加償舊逋三之一明年逋盡納無後者又明年余移麗江去後三年于昆明逢師宗諸生詢之顰蹙云今復

設硝廠如故矣

滇多金剛木實草也久則為木其液降于根色從白變黑則為金剛香夜有光出地上斂地取得圓之以為念珠云能助成功德遠避諸邪穢觀其夜有光曜似亦匪誣幹矗立作六稜近元江有三稜者六稜堅卓三稜靡柔春于幹頂叢生新葉如傘開細花離離如纈菽葉狀類琵琶腹其幹搗漿類乳有毒能使人肌暴瘡蛇蠱獄中亦用之而溲和綠豆粉丸如小豆衣以硃砂每吞七粒能泄出惡穢療癰瘡及一切腑臟痼毒亦瞑眩之藥窩泥類中有飛頭種夜寐不自知失其首首飛去則為幻怪或

化牛馬驢羊猪犬猫鼠以次而劣最劣者至化簾驛牛糞止矣入人家能禍小兒以金剛木挿門上楣則不敢入也此鬼能鹽小兒腦兜死仍就墓吸啖餘氣刀械皆不能傷惟網罟能拏獲之

毬香木結子如圓球其毬週遭皆圓竅絕類世繪獅球狀爇之有香氣不多覩他郎金孝廉棠是甲子分校所得士小時痘壞幾斃醫不敢藥有云得繡毬香密室薰之獲嚏可活從之果驗他郎有訓導司鐸而無

文廟孝廉於庚辰辛巳歲募建之求木可棟者得斯木數株其

鉅者長九丈圍八尺去城總十里許千年未成斧斤亟疏林通路謀輦致俄復掘得陰沉一株四丈畸遠符材數真顯晦有時哉  
眸鑒瞽亦不可誣也

他卽多奇物一水濱有光蹤之有土浮波上擘土見石宛然太極兩體勾蒙並中二目均平如畫置室中届辰戌則光熒然取者驚怪倍而碎棄之或檢得一二刺礮漫置水盂中他日目疾作偶取盂水拭目立瘥衆始驚嘆已覓不可得矣一昆季同居兄見水光舉網得石絕類鴨携歸其家夜有光其弟惡而椎之鴨破從腹中墮石如卵復椎卻破流膏地上亦如卵黃掃而棄

於水後無他异此皆宇宙神物隨珠抵鵠橫墮惡刻可為悒恨也余猝他卽時尚覩二石皆奇一宛然龜之藏六陽微凸有文類甲陰漫平無文類版陰微青陽微黑闊三寸長四寸有羸酷肖未足奇奇于石上天然增一石縫寬一分有半嵌龜上色白如熟韋縱橫捆束首尾相屬無少斷續亦無稍闊狹陰陽面各成一井字束與束裝行橐了無少異乃干戎向君從其友人偕觀者一石黃白瑩徹如濁水晶照見中空有水不盈水不就下而就上向日百廵顛倒觀之益諦蓋水之體倍清于氣或即方書空青但色不作青耳余來滇時執友趙子蔭觀察槐符以目

主目屬為致空青覓不可得及見此石時子蔭已返道山詢知  
石主為城旦春義不可與通貿殖亟呼還之此二物皆天巧也  
鎮沅州衣衿弟子員馬佑初以地有裸黑入擾州刺史許民團  
練各保其鄉佑乃糾州士共結大團八千人佑為總練渠其他  
文武博士弟子及貢入成均者皆為小練目悍裸亦力及既靖  
遂自為功浸跋扈不聽長吏約束擅殺人吏不敢訶遠近呼之  
馬大元帥其中表弟曰李大狗尤悍戾惡其鄉約陳某貪集衆  
裸縛之鳴鉦以狗行且撻撻無筭息僅屬乃役之江吏不敢名  
捕佑及李大狗報上日陳某不知誰何仇殺請緝兇以償佑輩

聞益肆有李某者與侶五人暮行無逆旅紂入小村敲門飲食  
割雞以饌主翁懼潛報練衆鳴角颺集搏取五人縛沈殺之仍  
剗取五人陽道傳示遠近狗曰五人輪汙民兩妻我曹秉義正  
法訖衆宜共誠也有兩家死者眷屬投牒訟冤收亦判令緝兇  
而練八人昂藏出曰我八人實格殺之殺輪姦罪人而可罪乎  
收好語云詞固甚直姑隨衙聽質無苦越三日收出行香衢聚  
衆千人如堵牆問何為一人前跪白保八人者收曰吾已以格  
殺申牒于法無罪院批下即釋耳跪者起曰我曾安知院批何  
日下行矣徑篡取八人及橐破局去是時蔣礪堂先生為

方伯聞之詫曰如是不早為計安得不弄潢池乃檄余由黑井移代前牧而主鹹觀察使史漁村先生 謂黑井周敝甫起

色驟遷徙去未善其後且鎮沅瘠甲滇中非獎勤勞地意憚畫諾礪堂先生曰吾觀王某非計地肥瘠者鎮沅關大計什倍黑井勿疑也乃會檄趣余受事比余交割黑井課帑竣到昆明值礪堂先生已遷浙中亟去不及稟受指揮惴惴恐不得當觀察又綴述方伯殷厚期待意益感激恩奮既入境鄉約導憩塘屋下工方刻石數百言額題練規碑畧云役者民之蠹民不訟則役威熄今議民有角爭各赴練頭訴不得徑至官衙違者衆罪之

若民私訴官有役持票至非奉練頭命不得隨役赴鞫違者衆罪之師者尊與天地君親比民不知崇斯文有敢與人師構訟者衆罪之盜賊害重而官法輕今議悉用練規決罰一犯及贓極微者截指再犯及贓次重抉目贓重三犯不可逭衆共弃之水火有敢撓者衆罪之練本軍法如臂使指君練頭有名議舉動公事一呼不集者衆罪之賦稅統納練頭練頭如徵額付之官民不得私完賦吏手啟侵漁違者衆罪之凡如此十四五條其末大書曰合州公規余畧眎一兩行莞曰此為地方除弊耳意甚善趣錄副本來為汝曹釐訂之衆皆喜抄本以進翼日召

工鋟木劙示于言臚規碑一條于前即大書揭所犯當坐何律十四  
五條一一揭示其目于後申誠曰据碑則尔等所應坐必衆但  
未有左驗理不得名投匪啟誣訐自今以後有再犯律必拘治  
而民練浩汗難週稽惟衆練目皆膺名罷可按圖索駿今與士  
民約有當質鞫者一切問之練目一票不至緩之再再票不至  
緩之三三票仍逋是終不至也牧必先以嶠負捍網陳牒褫其  
籍然後親捕治訊由直不能以練故有繼佚爾民當詳誦憲典  
悉長吏未忍不教而殺之意檄出文武察吏士民皆大駭余陰調  
之則所林立練規碑或利鑿其字或椎仆路左側知其氣已奪驚

相顧未敢言而八人格殺案中亟如牧請許結證開府伯未即  
結證檄曰屍失未驗又無旁証人新牧再確訊以報余受檄檢  
牘票集訊按籍隸名居首者僉承役隸扣額辭不敢怒訶之對  
曰受官譴雖傷猶活徃則片語迕輒沉江死矣故不敢余怒曰  
死江當為汝取仇以償若死法無償也且汝憚死又焉得好活  
呼杖杖之百械治之復搜籍命其次隸隸躡蹠良久受票去三日  
而歸余方坐閣廳治事隸入報命問衆安在答以颶避余笑出  
硯底寸紙則三日前書人都逃了四字隸面灰敗頹頭曰實未  
敢往冀誑延唐塞不謂神明難欺願勾餘命亦杖百械治之仍

呼召其再次隸面灰敗齒擊足次且余笑曰不令若力捕也予  
三票各异日硃標五六七字語曰村去新撫巡檢所僅數里初  
日執初票徃好語諸先生眠以票約翼日晤決即亟返巡檢所  
翼日徃眠以次票好語如昨仍返翼日再徃眠以三票好語曰  
官嚴誠我三日報命遲則死今三日當遇歸諸先生行止聽自  
決隸不敢強也乃微察其論議情狀具以報隸徃悉如所誠初  
日練目云衆未集翼日云訊未決再翼日云我曾即日來聽質  
沒行矣隸甫歸縷陳狀而新甫倉吏有急遞密啟曰今晨諸練  
目集新甫議獄狀以為官執三票召意不徃不得不赴則恐

入阱中今約倘有羈滯期三日集練入州如前事覽甫畢白練  
目至皆弟子員五人業文兩業武召入出吏啟示之謂曰中丞  
已判獄如格殺律格殺例不坐且爾練目非親格門者無羈  
法願汝等議若此燭張甚若聞燭罷羈是助燭也爾練八千人  
自大府以下孰不知牧若惧八千人者不來矣鎮沅東南普洱  
鎮東北臨元鎮南威遠營輔以猛戛三土司西北景蒙營北有  
恩樂民練如獸獲魚釜民誠良牧拊响若子民誠莠牧芟剔若  
仇禍福聽民自蹈

朝廷殲蘭白蓮妖賊二百萬不留艱難八千人邪諸生未褫不可辱

胥徒手令群吏守羈五文生于禮吏解中尔兩武人多力善走聽  
歸于三日集尔練來卅遲者罪矣遂繼之守禦千戎聞之大駭  
排闥請見曰城中兵百二三十人奈何輕嘗八千練余笑曰練  
果至牧自當之不以累君也翼日兩武人丐其鄉先生介謁博  
士千戎暨尉乞代一緩頰召入頓頭墳額輸實曰八人者曩誠  
未遜頃聞羈練目乃駭走今旬日召不可集請限兩旬必致之  
再稽者甘嚴罰而諸士僉悟昨非各願具洗心改行文字定案  
據毀礮銷銃衆解散不為團目矣余諾所請仍諭曰練非罪藉  
練杆法者罪邊圉苟警制梃可撻守望相助奚屬禁乎眾唯而

退馬佑憲捕誅偕李大狗越境遯匿媢戚家其勢遂燭証外景  
據歸街道蹟觸激為其目矣余對敝龍仍諭地罪墨

